雲笈七籤/10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雲笈七籤

◀上一卷

卷一百五　紀傳部・傳三

下一卷▶

清靈真人裴君傳（——弟子鄧云子撰）

清靈真人裴君，字玄仁，右扶風夏陽人也，以漢孝文帝二年，君始生焉。為人清明，顏儀整素，善於言笑，目有精光，垂臂下膝，聲氣高徹，呼如鐘鳴。家奉佛道，年十餘歲，晝夜不寐，精思讀經。嘗於四月八日，與馮翊趙康子、上黨皓季成共載詣佛圖。時天陰雨，忽有賤人著故布單衣，巾黃巾，詣君車後索載，君禮而問之，不答，君下車以載之。康子、季成並大怒，呵問：何等人而上吾車乎？君乃陳諭，遂聽俱載。君自徒行在後，顏無變色，寄載人自若，亦不以為慚也。將至佛圖，乃曰：吾家近在此。乃下車，奄然失之。佛圖中道人支子元者，亦頗知道，宿舊人傳之，雲已年一百七十歲。見君而嘆曰：吾從少至老，見人多矣！而未嘗見如子者。乃延君入曲室之中、幽靜之房，大設豐饌。飲食既畢，將君更移隱處，呼之共坐，乃謂曰：吾善相人，莫如爾者。子目中珠子，正似北斗瑤光星，自背已下象如河魁。既有貴爵，又當神仙，天下志願，子寶享焉。然津梁未啟，七氣未淳，不見妙事，亦無緣而成也。因以所修秘術密以告君，道人曰：此長生內術，世莫得知。吾昔游焦山，及鱉祖之阿，遇仙人蔣先生者，乃赤將子輿也，以《神訣》五首授吾。奉而行之，於今一百七年矣，氣力輕壯，不覺衰老。但行之不動，多失真志，不能去世，故雖延年，不得神仙也。猶是行之多違，精思不至之罪也。今以教子，子秘而慎傳之。

第一思存五星，以體象五靈。存之法：常於密室，以夜半後生氣之時，服挹五方之氣。於寢床上平坐，向月建所在，先叩齒九通，咽液三十過。畢，存想五星，使北方辰星在頭上，東方歲星在左，西方太白星在右，南方熒惑星在膝中間，中央鎮星在心中。久久行之，出入遠行，常思不忘，無所不卻，萬禍所不能幹也。後當奄見五老人，則是五星精神也。若見者，當問以飛仙之道。五神共扶人身形，白日升天。

第二初以甲子上旬，直開除之日為始，以生氣之時，夜半之後，勿以大醉大飽，身體不精，皆生疾病也。當精思遠念，於是男女可行長生之道。其法要秘，非賢勿傳，使男女並取生氣，含養精血，此非外法，專採陰益陽也。若行之如法，則氣液雲行，精醴凝和，不期老少之皆返童矣。凡入靖先須忘形忘物，然後叩齒七通而咒曰：

白元金精，五華敷生，中央黃老君，和魂攝精，皇上太精，凝液骨靈，無上太真，六氣內纏，上精玄老，還神補腦，使我合會，煉胎守寶。祝畢，男子守腎，固精煉炁，從夾脊溯上泥丸，號曰還元。女子守心，養神煉火，不動，以兩乳氣下腎，夾脊上行，亦到泥丸，號曰化真。養之丹扃，百日通靈。若久久行之，自然成真，長生住世、不死之道也。

第三用《五行紫文》，以除三尸。常用朔望之日，日中時，臨目南向。臨目者，當閉而不閉也。心存兩目，中出青氣，心中出赤氣，臍中出黃氣。於是三氣相繞，合為一氣，以貫一身。須臾，內外洞徹，如火光之狀，良久，乃叩齒十四通，咽液十四過畢。此煉形之道，除尸蟲之法也。久而行之，體有五香之氣，目明耳聰，長生不死。

第四名曰《陰德致神仙之道》。其文曰常以甲子日沐浴竟，甲子上旬日，當燒香於所止床之左右，久久行之，天仙玉女下降也又一法：當養白犬白雞，犬名曰白靈，雞名曰白精。諸八節日及行入五岳，乃登名山，諸有神仙之所在處，密放雞犬於其間，去勿回顧。天真仙官，當與子芝英靈草矣。又一法：作素奏使長一尺二寸，丹書其文曰：「某郡縣鄉里某，欲得長生，登仙度世，飛行上清。真人至神，五岳群靈，三官九府，乞除罪名。」書奏畢，以青絲系金環一雙，合以纏奏，再拜，北向置奏石上，因以火燒成灰，乃藏環於密石間而去，勿反顧。無環，可用條脫一雙以代環，古人名為縱容珠子也。慎與多口嫉妒之人道之，非但無益，乃更致禍。如此十過，天上五帝三官九府，更相屬敕除人罪過，著名生錄，刊定仙籍。入山求芝草靈藥，所欲皆得，山神玉女，自來營衛，狼虎百害，不敢犯近，神靈祐助，常欲使人得道，開人心意，惡鬼老魅，不敢試人。行此道

易成而無患。若道士不知此術，入山必多不利，數為鬼物所試；在人間則多轗軻疾病，財物不昌，所願不從。若能行此道，長生神仙。

第五太極真人常以立春之日，日中時，會諸仙人於太極宮，刻玉簡記仙名。常以其夕夜半時，正北向仰視北極，再拜頓首，陳乞己罪多少之數，求解釋之意，畢，復再拜乃止。至春分之日，日中時，昆侖瑤臺太素真人會諸仙官，校定真經。至立夏之日，日中時，上清五帝會諸仙人於紫微宮，見四真人，論求道者之功過。至夏至之日，日中時，天上三官會於司命河侯，校定萬民罪福，增年減算。至立秋之日，日中時，五嶽諸真人詣中央黃老君於黃房雲庭山，會仙官於日中，定天下神圖靈藥。至秋分之日，日中時，上皇大帝乃登玉清靈闕太微之觀，會太上三老君，北極諸真公、八海大神、五岳尊靈、仙官萬萬共集，議定天下萬兆之罪福、學道之勤懈，一一條列，副之司命。至立冬之日，日中時，陽臺真人會諸仙官玉女，定新得道始入仙錄之人。至冬至之日，日中時，天真眾仙諸方諸東華大宮，見東海青童君，刻定眾仙籍金書內字。常以八節日夜半日中，謝七世祖父母及身中罪過，罪過自除也。久行之，神仙不死。夫秋分日者，太上神真觀試萬仙，自非真正者，不可輕用其日謝罪也。真人仙官以八節日日中時，共會集三日乃解，欲修道者，當先齋戒，勿失之也。又一法：每至八節日，常當行入五岳，若神仙真人所棲名山之處也，每於深僻隱巖之中，密燒香乞願，祝曰：玄上九靈，太真高神，使某長生，所欲從心，百福如願，壽如靈山，謹以節日，登巖請生。畢，因散香於左右，勿顧而返。常能行此，必長生神仙，所欲如心，玉女詣房，眾靈衛身也。若或有棲遁冥契而不獲登山者，寄心啟願，精意向真，亦與身詣名山者無異。每事決在心誠密暢，求真堅正，乃獲之也。此赤將子輿五首隱訣內道要事畢矣。

君乃再拜而奉要言還歸，精思行之，常處隱室，不棣名好。乃服食茯苓，餌卉醴華腴。積十一年，夜視有光，常能不息，從旦至中。年二十三，本郡所命為功曹，君不應命。尋又州闢主簿，轉別駕，舉秀才，詣長安拜博士高第，轉尚書，選曹郎、御史中丞、散騎常侍、侍中。出為北軍中候，以伐匈奴有功，封濰陽侯，後遷冀州刺史。別駕劉安之，時年四十五，初迎君為主簿，後轉別駕，亦知仙道。飲食黃精，積二十餘年，身輕，面有華光，數與君俱齋靜室中。以正月上旬，君沐浴齋於靜室，至三月，奄有仙人，乘白鹿，從玉童玉女各七人，從天中來下在庭中，他人莫之見。君拜頓首，乞請一言，仙人曰：我南嶽真人赤松子也，聞子好道，故來相過，君何所修行乎？君長跪自陳所奉行凡百二十事。松子曰：勤存五靈，別當授子真道。奄然而去。君於是乃求解去官，自稱篤疾，欲詣太上請命，遂棄官委家，逃游名山，尋此微妙，別駕劉安之從焉。

君時年四十五，帝累徵召，一不應命。逼之不已，君乃北游到陽浴山，以避人間之網羅也。遂入石室北洞中，學道精思，無所不至，安之不能久處山中，時復出於人間。君於後將雲子去，乃登太華山，入西洞玄石室裏，積二十二年，奄見五老人皆巾來詣，君再拜頓首，乞請神訣，乃出神芝見賜。一老人巾青巾，著青衣，柱青杖，帶通光陽霞之符，乃東方歲星之大神也，以青華之芝見賜，出青書一卷，是《紫微始青道經》也。又一老人巾蒼巾，著蒼衣，柱蒼杖，帶鬱真簫鳳之符，乃北方辰星之大神也，以蒼華之芝見賜，出《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旋經》四卷見授。又一老人巾白巾，著白衣，柱白杖，帶皓靈扶希之符，乃西方太白星之大神也，以白華之芝見賜，出《太素玉籙寶玄真經》三卷見授。又一老人巾赤巾，著赤衣，柱赤杖，帶四明硃碧之符，乃南方熒惑星之大神也，以丹華之芝見賜，出《龍胎太和丹經》二卷見授。又一老人巾黃巾，著黃衣，柱黃杖，帶中元八維玉門之符，乃中央鎮星之大神也，以黃華之芝見賜，出《四氣上樞太元黃書》八卷見授。乃五星之精，天之大神也。

君再拜，服此神芝，讀神經。十旬之間，視見萬里之外，能日步千里，能隱能彰，役使鬼神，乃游行天下。東到青丘，遇穀希子青帝君，授以青精日水飲食青芝。還到太山，遇司命君，授以《上皇金錄》。乃西到流沙濱白水岸，遇太素真人，乘龍雲軒，建紫晨巾，以紫羽為蓋，仗七色之節，侍從神童玉女各二百許人，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，方游觀金城，鳴玉鐘，舞華幢，望在空山之上，往而不至。君乃身投長淵，浮白水，冒洪波，越沙岸，嶮巇沈溺，遂登空山，見而拜焉，頓頭稽顙，乞請真訣。太素真人笑曰：危乎濟哉！子今日始當得之矣。因口教《服二景飛華上奔日月之法》，又授《太上隱書》。告君曰：此足以為真矣。遂留空山上，修二景引日法，誦《隱書》。

積十一年，太素真人曰：子道已成矣。因以景雲龍輿見載，羽蓋華寶之儀，詣太素宮，見上清三元君。君當爾之時，亦不知在何處也。三元君治太素宮，諸仙童玉女侍者有千餘人，以黃金為屋，青玉為床。君既詣金闕，再拜稽首。三元君以玉璽金真見賜，玉女二十四人，玉童三十二人見侍。乃乘飛雲中輦，復北游詣太極宮，見太極四真人。四真人見授神虎符、流金火鈴。乃詣太微宮，受書為清靈真人，治青靈宮。佩三華寶衣，乘飛龍景輿，仗青旂、玉鉞七色之節，游行上清九宮。

西玄者，葛衍山之別名。葛衍有三山相連，西為西玄，東為鬱絕根山，中央名葛衍山。三山有三府，名曰三宮，西玄山為清靈宮，葛衍山為紫陽宮，鬱絕根山為極真宮。三山纏固萬三千里，高二千七百里，下有洞庭，潛行地中，通玄洲昆侖府也。西玄山下有洞臺，方圓千里，金城九重，有玉堂蘭室，東西宮殿，中有四百二十真人處焉。其樹則絳

碧，草則芝英，其鳥獸則麒麟鳳凰。距昆侖七萬里，其間有高暉山，上有洞，光如日，葛衍、西玄、鬱絕根三山也。

道人支子元受蔣先生入室精思、存五靈之神光、服氣之法，常以夜半之時，靜室獨處，平坐向東，暝目陰咒曰：

蒼無皓靈，少陽先生，九氣還肝，使我魂寧，上帝玉籙，名上太清。畢，因閉氣九息，咽液九過，叩齒九通。次南向，暝目，陰咒曰：

赤庭絳雲，上有高真，三氣歸心，是我丹元，太微綠字，書名神仙。畢，因閉氣三息，咽液三過，叩齒三通。次西向暝目，陰咒曰：

素元洞虛，天真神廬，七氣守肺，與神同居，白玉金字，九帝之書，使我飛仙，死名已除。畢，因閉氣七息，咽液七過，叩齒七通。次向生年之本命處，暝目陰咒曰：

黃元中帝，本命之神，一氣侍脾，使我得真，老君玄籙，書名神仙，長生久視，與命永存。畢，因閉氣一息，咽液一過，叩齒一通。次北向暝目，陰咒曰：

玄元北極，太上之機。五氣衛腎，龜玉參差，神名玉札，年同二儀，役使六甲，以致八威。畢，因閉氣五息，咽液五過，叩齒五通。爾乃存五方之氣都畢，又咽液九過，北向再拜，陰咒曰：

謹白太上太極四真君，請存五方五靈神，使某相見得語言。畢乃精思。此一法存五靈先服氣陰祝之道，與出中庭存法等耳。此法乃逕要不煩，又於靜思易也。裴君後重更授傳如此。於靜室祝時，亦先存五靈在體中使備，然後服氣爾。庭中之法，所修煩多難行，又於致神之驗不勝於靜室之速也。後出要言秘之勿傳，庭中之法，以勸於始學，使不懈怠爾。篤而言之，室中為要法。

支子元受蔣先生第五首之訣，以八節之日，存思陳己立身已來罪過多少之數，輸誠自狀已上，希天皇諸真開寫之祐，剋身歸善，以求長生神仙者也。蓋秋分之節者，氣處清靈太和之正日也。眾真諸仙，是其日皆聽訟焉。又地上刺奸吏部境域諸仙官，並糾奏所在道士之功過，及萬民有罪應死生者也。《仙忌真記》曰：子欲升天慎秋分，罪無大小皆上聞。以罪求仙仙甚難，是故學道為心寒。此是硃火丹陵仲陽先生之要言矣。

秋分氣調日和，中順天地者也。夫火炎之氣，摧於凋落之勢；玄水包津，胎於金生之府。乃太陽光轉少陽，藏養天地，於是所以定剛柔之際，合二象之序，煥成流明，乃別陰陽三元，實八節之標日，求道之要梯矣。每至其日日中之時，上皇太帝君玉尊陛下，乃登廣寒上清靈宅、太空之闕、丹城紫臺、長錦玉樓，群真集於太微之觀，上關九天之真皇，中要太上三老君、北極諸真及八海大神，下命五嶽名山諸得道者，尊靈萬萬，並會於陽寥之殿，共集議定天下萬民之罪福，記學道求仙者之勤疏，議犯過日月修行善惡刑罰之科、生死之狀。各隨其所屬部境，根源條例，副之司命，書之皇錄。罪福纖芥，刻於丹城之籍，伏匿之犯惡、陰德之細切者，無不一二縷而知之者也。

其夕夜半，當出中庭，北向脫巾，再拜長跪，上啟太上北極天帝太帝君，因密自陳己立身已來犯罪多少之狀，乞得赦貰、從今自後改往修來之言，言之必使信，誓於丹心，盟於天地，不敢復犯惡之行也。其中言在意陳之也。畢云願太上皇帝削其罪名，移書三官，使神仙之錄某廁玉札，長生久視，通真達靈。畢，又叩齒四下，再拜而還靜室，深自刻責，並存念三元中神，令上啟太上。如此者三，名上仙籍，罪咎除滅也。三元、泥丸、絳宮、丹田三神也。存令三元三神，上啟天尊，求恩赦助。已自陳令，必上聞也。三啟秋分，生籍乃定，死名乃除。此一法出《經命青圖》，是長生秘法矣。俗人雖存道，未離人間，甚多罪咎，犯之者非一，恐未便可施用秋分首過之法也。入山林中，遠去人事，蕭然獨處，不犯萬物者，乃可為之。既有反善之詞，誓有改行之言，言已聞於高上之聽，慎不可復使犯惡遠生之事也。重犯罪十過，天地弗救，身死為驗，非可復改補者矣。以此求道，無所復索也。養生者有如水火之交爾，得其益則白日升天，犯戒律則身沒三泉也。

又此日獨重於七節，趙伯玄所謂生死門戶者也。《三九素語》曰：秋判之日，尊卑盡會，生死之日也。古人以秋分之日為秋判之日也。所以爾者，秋分之日，乃會九天八地眾真人神、上皇至尊，三日三夕，共定萬民之命，所聚議者咸多，而神尊並集故也。諸八節日，會天地諸真官，先後及節，凡三日三夕，而各還所司。此是支公之口訣，又別此一事，不離七節之條例也。《候夜神童金根經》曰：八節之日，求仙極會，天命眾真，皆當集對。未節一日，萬靈詣闕，節日日中，尊畢入謁。節後一日，罪福分別，三日三夕，天事乃畢。子其慎罪，務為功德，名可上真，列編太極。吾不試言，知者深密，急宜謝過，秘而慎洩。此亦支公所告，出以傳示裴君。

太素真人教裴君二事。為真人之法，曰：旦視日初出之時，臨目閉氣十息，因又咽日光

十過，當存令日光霞，使入口中，即而吞之。畢仍存青帝君，從日光中，來在我之左；次存赤帝君，從日光中來，在我之右；次存白帝君，從日光中來，在我之背；次存黑帝君，從日光中來，在我之左手上；次存黃帝君，從日光中來，在我之右手上。五帝都來，乃又存陽燧絳雲之車，駕九龍，從日光中來，到我之前，仍與五君共載而奔日也。

裴君止於空山之上，修行精思。一年之中，仿佛形象。二年之中，五帝俱乘日形見在左右。三年之中，終日而言語笑樂。五年之中，五帝日君遂與裴君驂乘飛龍之車，東到日窟之天、東蒙長丘、大桑之宮、八極之城，登明真之臺，坐希琳之殿。授裴君以《揮神》之章，《九有》之符。食青精日　臺，飲雲碧玄腴。於是與五帝日君日日而游，此所謂奔日之道也。日中亦有五帝，一曰日君。《太上隱書》中篇曰：子欲為真，當存日君，駕龍驂鳳，乘天景雲，東游希琳，遂入帝門。精思仍得，要道不煩，名上清靈，列位真官，乃執《鬱儀文》。

第二事為真人之法：日夕視月，臨目閉氣九息，因又咽月光九過。當存月光，使入口中，即而吞之。畢仍存青帝夫人，從月光中來，在我之左；次又存赤帝夫人，從月光中來，在我之右；次又存白帝夫人，從月光中來，在我之背，次又存黑帝夫人，從月光中來，在我左手上；次又存黃帝夫人，從月光中來，在我右手上。五帝夫人都來，乃又存流鈴飛雲之車，駕十龍，從月光中來，到我之前，仍存五夫人共載而奔月也。

裴君止於空山之上，修行精思。一年之中，仿佛姿容。二年之中，五夫人遂俱乘月形見在君左右。三年之中，並共笑樂言語。五年之中，五帝月夫人遂與君共乘飛龍之車，西到六嶺之門、八絡之丘、協晨之宮、八景之城，登七靈之臺，坐太和之殿。授裴君《流星夜光》之章、《十明》之符。食黃琬紫津之禋，飲月華雲膏。於是與五夫人夕夕共游，此所謂奔月之道矣。月中亦有五帝夫人，《外經》云：日君月夫人者，是少有仿佛也。《太上隱書》中篇曰：子欲升天，當存月夫人，駕十飛龍，乘我流鈴。西到六嶺，遂入帝堂，精思乃見，上朝天皇，乃執《結璘章》。

裴君白日精思對日，存日中五帝君；夜則精思對月，存月中五夫人。五年之中，日月精神並到，共乘飛龍，上游太玄。始學則五靈形見，授書賜芝。終成則日月五帝君五夫人，驂轡清虛，乘雲太丹，朝謁三元，稽首金闕，乃獲玉璽金真，威制群神，役使玉女玉童。北朝四真人，受書為真。佩神虎之符，以制嚴六天，授流金之鈴，以命召眾精；仗青旄之節，以周流九宮。皆由精思微妙，幽感天心，是以靈降扶身，上升帝庭爾。道士行之者則是耳，不必以已仙人也。若處密室，及日月不見時，但心中存而思之可也，不待見

日月。要見視之為至佳。惟精思心盡，無所不通，此言要也。

臨目者，令目當閉而不閉之間也，少令得見日月之光景。密而行之，勿令人知。雖雜人同室而止，有密其思者，比肩仍自不覺。每事盡當爾，不但此一條而已。求生養命在於心，三丹田三寸之間耳。是以龍變蟬蛻，皆以一致而成也。《八素經》曰：仙者心學，心誠則成仙；道者內求，內密則道來；榮者外求，口發則貴至；財者動心，心寂則富集。諸寂動異用，而所攻者一，守之在役用之機也。

太素真人曰：為真不知道者，亦復多耳。要於乘光揚景，騰雲升虛，並日月之精，游九天之表，餐霞飲玄，呼吸太和，乃不可不為此奇道，此道亦易成而速得也。眾真有不知此道者，見吾乘雲而攜日月五帝五夫人，莫不敬親而求請問之也，吾亦復未示之也。《內視中方》曰：子欲步空常，當存日月；子欲登清泠，當存五星。密室密行，不出宇庭，此之謂也。

夫守道者，及學道求仙者，修行至精，皆可為之。為之既得，便成升天仙人也。此道不必真人，而當獨行之也。子有真骨真性而密行之，必能舍章守慎，不妄傳洩，故以相教耳。《黃老秘言》曰：子得《鬱儀》《結璘》，乃成上清之真。子得《大洞真經》，乃能飛行上清。無此三文，不得見三元君，要道盡此，仙子加勤。中仙都無知此道者，此道相傳惟口訣耳。能知此道，不問賢愚，皆乘雲升天，役使鬼神。群仙立盟為約，不得妄宣，洩則滅門。口訣者，《黃老秘言》是也。

裴君受命，留在空山之上，精思存修二事。五年之中，得見日月之精五帝夫人。讀《隱書》及《九有》、《十明》之符，積十一年，太素真人來告曰：子成真矣。因錫以龍車，給以羽蓋，並日月之游精，參五帝之同乘。詣太素宮，見上清三元君，受玉璽金真，給玉女二十四人，玉童三十二人，北游詣太極宮及太微宮，位為清靈真人。

太素真人曰：子存日精五帝君，口含《太上鬱儀文》，須此道成，乃見日中君，無此徒勞自煩冤。太素真人曰：「子存月精五帝月夫人，口含《太上結璘章》，須此道成，乃見月中夫人，無此徒勞自悼傷。右二條太素真人受太帝君訣言。《太上隱書》云：存時執之。帝君云：含之。太素真人教裴君：存時含一文，執一文，並行之。

《太上隱書》曰：欲行此道，不必愚賢，但地上無此文耳。真官玄法，啟誓乃傳。金丹之信，道乃備焉。青帛之盟，道乃可宣。有得而行，位為真人。乃乘步景雲晏，羽旆瓊

輪，游行九天，上詣太極宮，謁高皇上元君。裴君乃先密受《太上鬱儀文》、《太上結璘章》二書，然後齋戒，而得存日月之精爾。有仙名骨錄者，乃得見此二書。見之者仙，為之者真。《鬱儀》、《結璘經》及《大洞真經》，乃太極四真人之所秘，上清天皇之所珍貴也。西玄山下洞臺中有此書，刻以玉簡，書以金字。及王屋清虛洞中，亦見有《鬱儀》《結璘》之篇目爾，而不盡備具，惟大玄宮高上臺，及蓬萊府北室，金柱玉壁，刻文並備具也。精心存念，晝夜為之，十一年而成爾。與修洞經者大都等爾。

夫此二文，是《洞經》之祖宗，《素靈經》之園囿爾。凡諸下仙，莫有聞《鬱儀》之篇目、《結璘》之密旨者。得其道皆速成，而無試也。又致神之驗，是為逕疾，得其要道者，但速於《大洞》之秘妙爾。非有仙名者，皆不得聞此書。聞見此書，而敢妄以語一人者，即滅侍真官玉女玉童各十人，自然使天火災而失之。語二人已上，不可得以學仙也。按洩《洞經》之科條，即已有輕重之異，減損侍真，便十倍於《大洞》。地上骨錄有相之道人而有此書者，皆為師主。男稱監靈大夫，女稱執明大夫，男稱左，女稱右。《素奏丹符》曰：大哉《鬱儀》，妙行《結璘》，非上真不見，非上仙不聞。以致日月五精之神，乘龍步空，足躡景雲，遂與五帝，上入天門。有之聞之，慎忽妄言。去世可出，誓金乃傳。要付弟子，有心之者。勿道篇目，玉童上言。洩則被考，身終不仙。玉童玉女，去而不還，書文必失，獲刑三官。子其慎之，言為罪先。

峨嵋山北洞中石室戶樞刻石書字曰：《鬱儀》引日精，《結璘》致月神，得道為上宮，位稱大夫真。凡二十字，下仙讀此，不解其意，仙人自有不見其篇目者，多矣。其金液九丹，蓋小術也，皆不得飛行上清。《大洞真經》有洩之者，按玄中科，即減一紀，玉童玉女，各減一人。三洩之身死，不得復成仙人。太上《鬱儀文》、《結璘章》有洩之者，減玉童玉女各十人，天火燒屋，書從火中失，而還上天也。再洩身刑，死不復生，學道終不成仙也。洩言妄說篇目，並受考於三官。師有當因緣去世之日，或歸反陰塗，絕跡藏變之時，要當有所授，若無其人，乃自隨身。受之者皆青金丹縷之　　，為誓天地，不洩宣之，盟約乃得出之，師隨事上聞，而有奏署日月也。不從科條，皆為妄洩。

《大洞真經》乃中央黃老君之寶書，非至真上士有玉名之者，莫見篇章條目也，真仙亦有不聞此書者矣。初限令一百年乃得一出傳，可成而不得妄說篇目。太上《鬱儀》、》《結璘》文章，以致於日月之精神，上奔日月，通天光，飛太空之道也。皆乘雲車羽蓋，駕命群龍，而上升皇天紫庭也。《大洞真經》以致於朝靈之道，招神成真人之法也。乘雲駕龍，騰躍玄虛，衣繡羽，佩金真玉光，逍遙太霞，上升九霄矣。此二書，天帝之秘途，微妙哉！太素真人猶隱其篇目，但漫云二事者，是秘諱之甚也，況世人而令知其甲

乙乎！有相遇而得之者，至誠好事，仍可為之，別有事旨，故不一二。

裴君所受真書篇目，列之於左：

《支子元神訣》五首，蔣先生所秘用，咸陽城南佛圖中曲室密房受之。

青帝君授《紫微始青道經》一卷。

蒼帝君授《蒼元上籙北斗真經中命四旋經》四卷。

白帝君授《太素玉籙寶玄經》三卷。

赤帝君授《龍胎太和丹經》二卷。

黃帝君授《四氣上樞太元黃書》八卷。

青帝君授《通光陽霞》之符。

蒼帝君授《鬱真簫鳳》之符。

白帝君授《皓靈扶希》之符。

赤帝君授《四明硃碧》之符。

黃帝君授《中元八維玉門》之符。

右十書於太華山西洞玄石室受。

穀希子青帝君授青精日水青華芝。東到青丘受服。

《上皇金籙》，司命君於太山授。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鬱儀文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；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結璘文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。

太素真人授《太上隱書》。在白水沙洲空山之上授。

上清三元君授《玉璽金真》。在太素宮金闕下授。

四真人授《神虎符》、流金火鈴。在太極宮授。

日中五帝君授《揮神》之章、《九有》之符、青精日飴、雲碧玄腴。

月中五帝夫人授《流星夜光章》、《十明之符》、黃琬紫津之飴、月華雲膏。右裴君所受眾書符之目。

裴君授支子元《服茯苓法》，焦山蔣先生所傳。茯苓五斤，盛治去外皮，乃搗下細　　，以漬白蜜三斗中，盛之以銅器，若耐熱，白瓦器，以此器著大釜中，著水裁半於所盛藥器腹，微火燒釜，令水沸煮藥器，數反側藥，令相和合，良久蜜銷竭煎，出著鐵臼中，搗三萬杵，令可丸。但服三十丸，如梧桐子大。百日百病除，二百日可夜書，二年使鬼神，四年玉女侍衛，十年夜視有光，能隱能彰，長生久視。服此一年，百害不能傷，疾病不復干，色反嬰兒，肌膚充悅，白髮再黑，眼有流光。合藥齋三日，煮之於密盛處，勿令婦人雞犬見，及穢漫之也。五斤茯苓、三斗白蜜為一劑。當作木蓋，蓋之煮藥器上，勿露也。煮之時，反側藥，熟乃開之耳。火以好薪炭，不可用不成樵輩以煮之也。當用意伺候料視，恆以為意，欲並合多少在意。藥成，預作丸，盛之以密器，可經於千歲不敗。

裴君受支子元《服胡麻法》，蔣先生於黃金鱉祖山中授支公也。

胡麻三斗肥者，黃黑無拘，在可擇之，使精潔，於微火上熬令香，氣極令燥，細搗以為散，令設設爾，勿下　　。白蜜三斗，以胡麻散漬會蜜中，攪令相和，使調匝，安器，著釜水中乃煮，如前煮《茯苓法》也。伺候令煎竭可搗，乃出搗之三萬杵，如桐子大，旦服三十丸，盡一劑，腸化為筋，不知寒熱，面反童顏，役使眾靈。蔣先生惟服此二方，先生已凌煙化升，呼吸立至，出入無間，輿乘群龍，上朝帝真，位為仙宗者也。當簸擇胡麻令精。

此二方與世方書小異，裴君所秘者，驗而有實也。云體先不虛損，及年少之時，當服茯苓，若出三十者，當服胡麻。蔣先生云：此二方是大有之要法，長生神仙之秘寶。《寶玄經》云：茯苓治少，胡麻治老。合以齋戒，服以朝蚤。卉醴華腴，火精水寶。和以為一，還精歸寶。此之謂也。卉醴華腴，蜜也。火精，茯苓也。水寶，胡麻也。裴君以年少時所用，故服茯苓，二方同耳，皆長生不死、必仙之奇方也。若大有資力者，亦可合二物，倍用蜜共煎，搗以為丸乃佳，亦並治老少矣。茯苓、胡麻，不必別作之也。此二方，蔣先生乃各在一處授支公，不頓之也。是以焦山而茯苓方傳，鱉祖而胡麻方出，明道秘之文，乃不可得一盡其根源也。至於支公授裴君，亦乃頓倒囊笈之奧言，肆傾玄真之秘途，將以逆鑒察天錄，必當已知應為仙真乎！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